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54  
15 December 197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〇五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四

下午五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哈罗德·沃尔特爵士（毛里求斯）

理事国： 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洪加武先生

拉普安特先生

周南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贾帕尔先生

本哈亚勒先生

海德夫人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理查德先生

伦纳德先生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主席)

下午七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主席发言

主席：在开始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第一个项目以前，我想说明毛里求斯政府多么高兴能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而目前有十分重要的问题等待安理会来解决。今天，我在此地出席会议，表示我国政府真正地支持和坚决地相信本组织的崇高宗旨和目标，就是要达成世界和平。

我请塞浦路斯代表转告塞浦路斯政府说，我们真诚希望塞浦路斯总统能早日与他的儿子团聚，相信我的话表达了全体理事国的意思。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 S/12463 )

主席：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他们在信里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

因此，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并依照安理会的惯例，我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三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现在有一个小障碍，就是切里克先生明天要离开纽约。我们进行了一天的讨论和协商，已经很累了。在讨论和协商过程中，他一直十分真诚坦率地提供合作。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今天晚上都有事，但是如果我们今晚只进行表决，等到明天上午再由安理会各理事国发言解释投票立场，并要求获许参加讨论的代表发言，

(主席)

就一定会耽误切里克先生的行程。因此，我听候安理会决定。

或许我们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采纳建议，把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发言稿交给主席，由主席转交秘书长。然后可以把这些发言稿订成一册，当作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自从我们在第5会议室进行协商后，我又同联合王国代表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在法律方面经过小小一番争论后，甚至联合王国代表对它自己的提议也有一点疑虑，如果我的提议符合安理会的愿望，我想他现在会同我提出的建议。当然，这个程序会缩短辩论的时间，使塞浦路斯代表可以应邀发言，然后由其他的代表按照被邀请参加讨论的先后次序，依次发言。

特罗亚诺夫斯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并不十分了解主席建议的是什么程序。他是不是建议直接有关各方的代表在今晚上发言，而把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发言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主席：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安理会的理事国在辩论时有权优先发言。在表决后，各理事国会要求发言解释投票立场。这种程序会使会议一直开到清晨，尽管有些代表团答应发言尽量减短。因此，如果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能达成普遍协商一致的意见，接受这个程序，把解释投票立场的发言稿提交主席，就可为我们节省这一部分辩论所需的时间。我知道我的作法是和传统相反，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摆脱浪费时间的程序。我们应该开始处理面前的实际工作。此时此刻，应该采取行动，而不应该说空话。

在此，我们面临这种情况，就是某人经过大力劝说并听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以后，同意迁就另一方的意见，使我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他在今晚上讲话，使他能在明天按原定计划动身。

我只是向各理事国提出一个建议，当然，各理事国可以否决我的建议；我只能遵照它们的意思去做。也许我说话不合时宜、超越礼节的范围，但是目前情形总要改一改，我们现在就改吧。

洪加武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认为你的建议会造成一种情况，使安理会相当为难而感到棘手。我以为我们在协商时已经同意采用一个特别的计划，就是在今天晚上表决决议草案，明天再听各国发言解释投票的立场。我认为这样才是适当，因此，我以十分恭敬和谦虚的态度，请你维持这个计划，我国代表团以为大家已经对这个计划达成了协商一致的意见。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打算在这次辩论中以主权国的地位发言，而不打算向秘书处提出书面文件。

主席：我完全同意贝宁代表的说法，他认为我们在离开第5会议室以前已经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是有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当时我不知道切里克先生就要离开纽约。因此，我向安理会提出这个建议。我敢向我的兄弟保证，我从来没有打算越权或超越礼节的范围。我只是想提出一个建议，看看大家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拉普安特先生（加拿大）：我想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如果决定安理会今天晚上只听取切里克先生的发言，等到明天再听取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发言，可能会使每个人都满意。这样，我们可能才会作出进展。否则，我们让一个非安理会成员发言，而不让安理会的成员发言，只分发它们的发言稿，恐怕情况会相当尴尬。我认为这样有点不合常规。我国代表团十分愿意在今天晚上听取切里克先生的发言，把其余的发言推迟到明天。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我本来想提出的建议，与刚才提出的建议相似，就是我们先表决然后听取切里克先生和塞浦路斯代表的发言，把其余的发言推迟到明天。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我本来想提出的建议，与法国代表刚才提出的建议相似。我想说得更清楚一点。

如果任何当事一方有机会在今天晚上发言，我认为另一方也应有同样的机会，因为国际舆论将听到的消息是：一项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有当事一方发表了意见。

(巴拿马)

我认为这样有欠公平。

主席先生，我想请你采用下列方式：各方代表——我特别指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也许连同土族塞人的代表——如果愿意发言，你就请他们在今天晚上发言。如果不用这种方式，那么，我要请你宣布开始辩论，并遵照惯常的议事规则进行。

主席：我现在请坐在安全理事会席位上的各位代表到我的办公室来会谈。我宣布会议暂停五分钟；鉴于加拿大和法国的建议，我有一项重要的事要告诉各位，这个建议表面上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当主席，却知道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各位代表肯劳驾到隔壁主席办公室来同我会谈五分钟，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他们。

会议于下午七时五十五分暂停，下午八时十分续开

主席：我已说过，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他们在信里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全理事会当前审议的问题。因此，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并依照安理会的惯例，我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三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季斯先生；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先生；和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也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土耳其常驻代表的一封信，要求邀请切里克先生参加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主席：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主席)

安理会的各理事国收到了秘书长关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至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463)。此外,安理会还收到S/12489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是在协商过程中起草的。

我现在把S/12489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 贝宁、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 无。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 决议草案获得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安理会的四个理事国没有参加表决。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422(1977)号决议。安理会现在听取发言。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塞浦路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和安理会其它理事国邀请我国代表团来参加这次辩论。我们特别高兴见到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另一个不结盟国家的代表，来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我们深信，在你明智而能干的领导下，安理会进行的讨论会有成果。

我还要借这个机会表示诚挚地感谢我们的主席哈罗德·沃尔特爵士，他在发言时，为了今天发生的不幸事件，向我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表示慰问。

我还要公开表示深深感谢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根据他所负的任务，不断努力促使塞浦路斯问题获得公正持久的解决。我们还要热烈感谢副秘书长罗伯托·古耶先生和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忠诚工作促进联合国的目标。我还要热烈赞扬联塞部队指挥官詹姆士·奎因少将和高级政治顾问雷尼·果基先生为塞浦岛的和平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的确非常遗憾地看到我们十分敬重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辞去他在塞浦路斯的职务，他这个职务的工作非常值得作为榜样，也表现了联合国的最佳传统。他正直的个性和正义感已经深深赢得了塞浦路斯人民的赞赏。我们最诚恳地祝愿他事业辉煌，十分成功，十分愉快。

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许多国家自愿提供人员和经费，使联塞部队能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

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开会讨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任务期限的延长。这个时候，似乎应当简单地回顾一九七四年以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秘书长在最近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从那一年起，塞浦路斯局势的影响和反应就成为目前严重的国际问题之一。

自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进行武装攻击和入侵，至今已三年了。土耳其的占领军仍然控制着全岛百分之四十的领土，悍然蔑视联合国要求占领部队毫不迟延地撤出共和国领土的各项强制性决议。更坏的是，侵入以后所犯的一连串国际罪行，其预先拟定的目标是用武力改变塞岛的人口结构。把当地多数人民集体赶走的不

(塞浦路斯)

人道作法，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事。

驱逐的情事仍在继续发生；还加上抢夺和非法没收财产，甚至新法马古斯塔区也包括在内。一九七四年七月开始发生的事情现在还在继续发生。这些都是事实，无论我们怎样想避免提到，还是不能忽视这些事实。不断的驱逐造成难民人数增加，这是正面违背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决议，因为所有这些决议中都要求紧急地让难民们安全回到自己的家园。安全理事会的这项紧急呼吁，又是丝毫没有得到反应。

回归家园的权利是一种基本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时间的推移不能影响这种人权，任何不法的既成事实也不能造成可以接受的现实。无论如何，无论何时，塞浦路斯政府都不会放弃使 200,000 名难民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和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希族塞人难民人数不断增加，总数已经达到 198,556 人，这就是说，全岛三分之一的人变成了穷无立锥、离乡背井、景况凄凉的难民。他们代代相传的家园和财产被安纳托利亚的移民公然霸占，这些人从土耳其大量移入，不断以武力来改变塞岛的人口比例。因此，希族塞人每天都遭受着残酷折磨的灾难，忍受难民的悲惨命运。

最近，恐怖分子采用另一种活动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达到驱逐的目的——就是放火烧年老妇人居住的地方，把她们活活烧死。这种事情最近已经发生许多次了。希族塞人遭受的这种罪行和其他罪行，并不因为联合国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约束，反而在占领区内普遍发生。这些都有名单和详细资料可查。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经官方批准的种族歧视方式超过这些行为的罪恶程度。

秘书长的报告第 32 段指出，在塞浦路斯北部，联塞部队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也不能接近希族塞人居住的地方。这可以说是因为与住在当地的希族塞人没有接触。



(塞浦路斯)

对塞浦路斯不断进行的这种侵略，对塞岛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仍然没有受到阻遏，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决议，是世界社会不接受也不应接受的。这些罪行标帜着法律秩序的危险的崩溃，明确显示因为联合国不能通过有效执行其决定，也就是《宪章》中规定的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定，来负起它在国际安全方面的主要责任而造成的影响。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到两族会谈时指出：

“为解决……根本问题所作的努力，仍然不能有令人满意的结果”。(S/12463 第69段)。但是，秘书长仍然

“相信，塞浦路斯两族代表……进行谈判，是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的最佳可行办法。”(同上，第70段)

我们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谈判进程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最佳可行方式，只要两族会谈如秘书长要求的那样，是有意义和建设性的会谈，我国政府是坚决支持的。但是，在谈判的进行中，双方必须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14(1977)号决议和大会第32/15号决议的要求，提出宪法和领土两方面的具体提案。在谈判期间，土耳其方面始终完全没有提出任何这样的具体提案，因此，会谈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查出这三年来谈判毫无结果的原因。鉴于联合国许多会员国多次谈判有关两族会谈的重要性，我们必需找出使这些谈判无法再进一步的原因。

在这方面，我要指出任何谈判都需要的基本条件——塞浦路斯也不能例外。这两个条件就是诚意和共同的目标。任何谈判都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诚意遵守谈判期间达成的协定和承担的义务。进行谈判的双方也应有诚意，不采取与会谈宗旨不合，足以破坏会谈而使会议归于失败的单方面行动。

在两族会谈中，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缺乏诚意的明显例证，就是背弃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参加秘书长主持的第三回合会谈的双方在秘书长面前达成的庄严协定。秘书长的报告记载这项协定说：

“登克塔什先生重申，目前在岛上北部的希族塞人可以自由地定居下来，

(塞浦路斯)

并将获得一切援助，以便过正常的生活，包括接受教育和信奉宗教的便利，以及由他们自己的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和在北部自由迁移的便利。 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双方的同意。”(S/11789, 附件, 第2页)

在协定中，希族塞人的相应义务是，准许南方土族塞人愿去北方的迁往北方。希族塞人方面立刻彻底地履行了这一义务。 但是，等到土族塞人完成北迁，土族方面立刻就背弃了他在协定中的一切承诺。

因此，协定内具体规定提供正常生活的条件，没有一条得到丝毫的遵行。 正如秘书长报告中指出的，卡帕斯区的希族塞人农民受到严厉的限制，简直不能在田里耕作，来维持生计，又明令不准教师们去北方，也不准医务队离开。 而联塞部队在北方的移动自由也遭到抑制性的限制，违反了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协定中关于联塞部队可自由进入希族塞人居住区的具体规定。

但更坏的是，他们不仅背弃了协定，他们不仅不提供协议的便利，他们不仅不准希族塞人自由定居和正常生活，土耳其的占领军还处心积虑用折磨和恐怖手段，重新加紧驱逐希族塞人，把他们完全赶出占领区，或夺去他们的生命。 现在安卡拉把强加给希族塞人的这种进退两难的选择称为“自愿迁离”。

结果，留在北方的希族塞人人数当然就不断下降。 因此，一九七六年年底人数降到 3,361，而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为止的六个月内又降到 2,000 名。 在本报告审查期间，人数还有进一步的下降。

因此，我们还能认为在谈判中土族方面有任何一点诚意吗？ 现在，我们从这个例子——除此以外还有其它的例子——可以看出，土族方面对待谈判中达成的协定到底有几分尊重或不尊重。 说到需要诚意，依照联合国决议的要求，不采取单方面行动，他们在塞浦路斯国内设立一个冒牌的国家，来达到安卡拉瓜分和并吞的目的，这总不能视为诚意的证据。

(塞浦路斯)

很自然地，联合国有关的决议不赞成并且驳斥片面宣布的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这个联合邦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安卡拉想逼人接受这个非法的政体，一再派出它的代表，借此混淆视听，自己却躲在幕后，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重大的责任。

谈判中缺乏诚意的一个明显例证是最近企图通过一项非法的法律，使篡夺被逐出占领区的希族塞人的财产的行为合法化。这些财产被分配给外来的土族塞人和从土耳其来建立殖民地的移民，并且违反了一切的法律概念，发给他们伪造的“所有权证”，上述法律把本地的财产合法所有人称之为“外侨”——塞浦路斯的外侨。这一点可以说明这些行动的根本企图。

谈判应有的另一个因素是，谈判必须自由地进行。土耳其占领军驻扎当地实行镇压并用武力制造既成事实，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谈判的进行，这种谈判就不能算是自由地进行。必须纠正这种情况，使会谈产生应有的积极成果。

从实力地位和伪装的会谈来进行谈判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能导致任何公正和持久的解决。现在非常明显，要使问题进一步趋于解决，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有意义和有成果的谈判，就迫切需要土耳其执行它在有关决议中应负的义务。

此外，两族间还需要存有相互了解的精神。但是，掌握了土族塞人领导阶层的安卡拉的基本政策似乎是加紧分裂，筑起墙来硬把一般土族塞人隔开，只要这种政策一天存在，就无法产生这种相互了解的精神。

有一个因素可望促进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这种互相了解的积极精神，就是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以违背希土两族塞人的真正利益为目的的干预——绝大多数的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都极其愿意和解合作。

在这方面，秘书长在许多次报告中一再谈到这一点。让我来引述其中一段。他说：

“塞浦路斯的一般人民都渴望和焦急等待恢复正常状态，这种渴望是十分明显的。”

(塞浦路斯)

我在这里再引述另一段。他说：

“最近有许多迹象显示，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塞人日益焦急等待恢复正常状态……”(S/7191, 第148段)

但是，在这段期间，来自安卡拉的浪潮却抑制土族塞人这种和解的意志。

塞浦路斯的悲剧在本质上已变成联合国的悲剧，因为它显示出国际关系上的世界秩序和安全的一切痕迹都已崩溃。这种局势的后果就是混乱的局面已扩展到内政的领域，恐怖主义，劫持，扣留人质和其他事件日益增加，表现出今天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安全。

大会去年在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中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考虑采取适当步骤以执行其……第365(1974)号决议”。(大会第31/12号决议)。安全理事会的第365(1974)号决议是重申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决议，那个决议呼吁土耳其毫不延迟地从塞浦路斯撤出其军事部队，并允许难民安全回返他们的家园。很遗憾地，对于大会表示的希望，安全理事会迄今尚未作出反应。因此，今年大会又在本届会议通过第32/15号决议，更强调地“建议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实际措施使其有关决议的一切方面得到有效执行；”我国政府相信安理会不会不负起责任尽早按照大会上述建议采取步骤。

这是整个塞浦路斯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关键。的确，总的说来，解决一切问题的具体途径在于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这一点可以从大会本届会议通过的其它决议的要旨中看出来。

在我国历史的目前这个紧急时期，我很荣幸在此刻到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来发言，请允许我代表我国的人民和千千万万凄惨困苦的难民们热切而诚恳地呼吁安全理事会作出积极的决定，采取《宪章》规定的适当措施，使它关于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各项重要决定具有意义和效果，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会有正义，才会尊重基本人权。

主席：谢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

你的声望，你的国家和你个人在联合国事务上和不结盟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你的权威和众所周知的外交技巧，都使我们坚信这次辩论会圆满结束。我们真正感觉十分荣幸，能在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哈罗德·沃尔特爵士的指导之下讨论这一重要的项目。

主席先生，我还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允许我参加这次的讨论。

安全理事会已根据秘书长的建议，决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国政府支持这项决议，而这项决议也已得到塞浦路斯政府的同意。

我要及早利用这个机会，代表希腊政府，对于不惜财政方面重大负担向联塞部队提供军队的会员国，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提供自愿捐款作为联塞部队维持费用的各国政府。

另外，我们也要向芬兰大队表示敬意。这个大队经过十三年卓越服务之后，才离开塞浦路斯。

最后，我愿向部队指挥官奎因少将和联塞部队的官兵们表示诚心的感谢，他们以值得仿效的忠诚，执行艰巨的职务和人道主义的工作。

最近几个月来，塞浦路斯问题已辩论过两次：第一次是塞浦路斯政府鉴于新的法马古斯塔市面临殖民化的威胁而提出紧急要求后在安全理事会举行的，这次辩论结果，安理会通过了第414(1977)号决议；第二次是大会自己在本届会议期间举行的，结果以116票对6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32/15号决议。因此，安理会已经知道的事情大概不须要再详细地讨论。同样地，大家也都知道大会要求安理会在什么纲领内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也就是说，大会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所确立的，并经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赞同的纲领，后来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和大会第3395(XXX)，31/12和32/15号决议也表示赞同。

(希腊)

上述各决议都规定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避免采取侵害共和国的单方面行动和干涉行动，包括改变该岛的人口结构；所有外国武装部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并停止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外国干预；所有难民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园；并要求两族代表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以全面和具体的建议为基础，恢复有意义和建设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秘书长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的报告(S/12463号文件)。很遗憾地，我们再次看到，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实际上是毫无进展，因此，去年并不比前年更接近解决。秘书长在报告第69段中表示失望，当然我们也有同感。

这种僵局使原已危险的局势更形恶化，而安理会充分认识到造成僵局的原因。我现在很简略地把这些原因复述一遍。

第一，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侵略行为仍在继续进行，土耳其违反《宪章》原则和联合国各有关决议，假借只占塞浦路斯岛总人口百分之十八的少数民族的名义，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大约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实行军事占领。

第二，200,000个难民——在自己国土上的难民——被武力所阻而不得回返他们祖先传下的家园。这件事本身就已大大地侵犯了人权，此外，还加上不顾基本国际法规，特别是关于占领区内居民待遇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霸占难民的财产。

第三，对方不适当进行谈判，反而采取一切方式的拖延或“欺骗”策略，企图使既成的事实永久存在，并制造臭名昭著的“不可逆转的局势”和“新事实”。

为了节省安理会的时间，我不想逐段谈论秘书长的报告，其中所忠实报道的景象，安全理事会现在一定已经很熟悉而且觉得沉痛：须要关心留在北部的希族塞人，他们的人数已减少到只剩1,815人，尽管联合国采用例如不提供儿童的教学设施或适当的医疗服务等措施，来控制迁移的人数，但是希族塞人的人数还是逐渐减少；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被占领地区的行动自由和联塞部队人道主义任务的执行，仍然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卡帕斯的希族塞人农民受到侵扰，土地的耕作

(希腊)

也受到限制；在法马古斯塔地区，希族塞人拥有的土地被没收，住宅和其他房屋里数量很多的商品和其他动产继续被抢走，等等。

有一件事使塞浦路斯当前局势更加激起反感，就是我们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经常不断地，特别是在联合国将要辩论塞浦路斯问题的时候，或是有其他目的的时候，就会听到对方说，他们愿意谈判，然而却从来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推动认真的谈判，更不用促使问题得到解决。

实际上，尽管过去三年来，在秘书长主持下，已在维也纳举行了八个回合的两族会谈，并在今年四月举行了新的一系列会谈的第一回合，但实际上仍然不能达到认真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阶段。

我们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为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作出辛勤不懈的努力。关于这一点，我要再次表示我国政府最深切的感激。我们也要对他的同事，副秘书长罗伯托·古耶先生和布赖恩·厄克特先生，以及他们属下的工作人员，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要再次向安理会保证，希腊政府将同过去一样，继续充分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工作。我们完全同意他在报告第70段中所说的话，就是塞浦路斯两族代表的谈判，是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的最佳可行办法。我们要再次强调，要使谈判有成功的机会，就必须以包含问题的所有各主要方面，包括领土和立宪问题在内的具体建议为基础，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不用我来提醒安理会说，希族塞人的谈判代表就这些问题提出的具体建议，仍等待着对方回答。再三采用拖延办法，再三制造既成事实，只会使情况恶化，减小和平解决希望。

因此，我们也和秘书长一样关心，认为在新的一回合谈判开始之前，各方必须向秘书长保证准备对问题的所有各个主要方面进行具体的实质性谈判。这一点正是安全理事会第414(1977)号决议和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日第32/15号决议所要求的。

一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说的，在审查期间内，塞浦路斯的局势继续保持平静，但

(希腊)

是，潜伏的紧张情况并没有减轻的迹象，塞浦路斯人民当前的政治歧见也没有更接近解决。这一点，就象大会第32/15号决议和已往各项决议所指出的，使这个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机拖延下去。

因此，塞浦路斯问题急需按照《宪章》的基本原则，通过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以公正持久的办法来解决。

我一直等到发言的结束的时候，再向即将卸任的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表示赞扬。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任职期间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努力不懈地献身工作，对和平事业并对塞浦路斯人民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我们感激他，也必然会非常怀念他。我们热烈地、诚恳地祝福并且相信他今后事业成功。



(切里克先生)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对我的夸奖。

我知道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被邀请的切里克先生想在安理会发言。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切里克先生：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和安理会每个理事国决定在这样晚的时候召开一次会议，让我在明日离开纽约之前，有发言的机会。我也要表示我们感谢和赞赏你作出努力，并运用你的外交才能，使今天晚上能够决定延长任务期限。

也让我再一次代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我们深切感谢他孜孜不倦地努力谋取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

我们借此机会特别感谢和赞赏即将离职的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他决定辞职，重新在他本国的外交界服务。他以值得效法的、最有效的方式，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我要就此对他表示深切感谢，并祝他将来一切顺利。

我也要感谢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副秘书长罗伯特·古耶先生，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和乔治·谢里先生，以有效的方式和公正的态度履行他们艰难的职责。

最后，我也要同样郑重地向联塞部队指挥官奎因少将、高级法律和政治顾问雷尼·戈奇先生、联塞部队的全体官兵、以及提供部队驻在塞浦路斯的各个国家，表示感激。

刚才经略加修改后第四次连续通过的决议，被安理会看作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工具，而没有适当地考虑到其中某些内容已经过时，也不合适。如果不是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就会坚持通过一个新的程序决议，以便更适应地应付当前情况的需要。我们对这个决议已经公开表示意见和态度。这个决议，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以来，已经连续通过四次，我们也在以前四次都公开表示了我们的态度。因此，在这很晚的时刻，我不再重复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也要公开表示，虽然我们已经同意将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以

(切里克先生)

免在最后时刻发生危机，但鉴于目前岛上的局势，这项任务，以其目前形式来说，已不再切合实际，因而必须改变，以求配合当前的局势。

安理会适才听到的希族塞人代表在发言时所发表的理论和提出指控并不新鲜。这些话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年，也已经作了充分的回答，而且这些答复都已列入记录，所以我不想在这这么晚的时候逐一回答。

我们又度过了一年，这一年来始终看到徒劳无益的政治斗争、毫无结果的激烈争辩、希族塞人日益加强对土族塞人进行政治战和经济战，希族塞人领导阶层显然不想集中努力谋求塞浦路斯问题实际与持久的解决。

尽管今年较早时候的事态发展似有好转，特别是两族领袖在登克塔什总统倡议下进行会谈，尽管塞浦路斯的安全局势大有进展，使两族有空前的机会，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不幸的是，希族塞人一方发动政治斗争，使我们没有时间或精力来从事建设性的谈判。我深感遗憾，在塞浦路斯历史上，一九七七年无疑又是错过良机的一年。

希族塞人领袖们不按照登克塔什总统和已故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协议的纲领，建立两族的、两区的、独立的、不结盟的联邦共和国，却一再声明表示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来破坏协议的基本精神，而且采取分裂的行动，并经常提到和准备进行“长期斗争”，来破坏会议产生的推动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可能退回到一九七四年以前的时代，两族注定要共处，只有在两族联邦国家里双方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才能和平共处。

我们的确希望在明年，特别是在预期的南方政治发展之后，能够出现一个更有建设性、更现实的途径，能有新的机会来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促成正常化，作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第一步。我们衷心希望能建立一种合作与和谐的新精神。

土族塞人一方准备和愿意根据两族的合法权利，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现在如此，一向也都如此。在明年，我们将一贯地准备好尽我们份内的努力，来调解双

(切里克先生)

方之间的歧见。

的确在过去整整两年里，土族塞人一方遵照这项政策努力寻求政治解决，屡次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的联邦过渡政府，或订立一个临时的联合行政安排；它提议联合管理某些共同事业；提议开放国际机场和法马古斯塔国际港，供两族之间使用——这些行动既可终止两族之间的政治战，也可鼓励重新建立信任与信心，这是正常化与政治解决的确定先决条件。

这些提议仍然有效，因为我们相信这种合作的建立将构成我们所要促成的在协议的联邦体制内最终联合执政的真正基础。

在这种精神下，我们甚至邀请了希族塞人的旅馆老板到马拉什—瓦罗沙来开设旅社。

我们随时愿意在所有各领域合作，但这种合作必须是在平等和互尊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的呼吁如果得到正面的反应，早就可以缩小两族日益扩大的裂痕。正面的反应早就可以帮助加强两族协议的领域，而不会让现在的局势继续不断造成它们之间的歧见。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一切呼吁都成了耳边风。我们争取合作，但一切努力都落空，不仅是因为希族塞人领袖们坚决拒绝了建立两族之间的任何联系，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反而增加猜疑与摩擦，也加深了分裂。

我们的呼吁得到的反应是希族塞人进一步加强在政治和经济上孤立土族塞人的政策。

拒绝开放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给民航机使用；努力破坏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与外界的国际贸易；企图破坏塞浦路斯北部旅游事业的发展 and 阻挠塞浦路斯北部海运和空运的服务，这些只是希族塞人领导阶层以各种行动企图迫使土族塞人屈服的几项例子。

我不惮重复地借此机会再次说明，土族塞人一方在塞浦路斯所求的，只不过是

(切里克先生)

在一个独立国家内作为平等伙伴的生存权利。我们仍然认为今年初两位领袖之间的协议是有效的。我们赞成建立一个两族、两区的联邦。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体制，来有效地保障生命和财产。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安排，让土族塞人一方有效地参与岛上的政府；这样会让我们有平等的机会不受歧视地参与国家的经济生活。我们要求实际有效地保证过去不幸的事件不再发生。那些事件不需要我在此地说明。

如果我们的希族塞人朋友真能接受事实，承认不可能再退回到一九七四年以前的日子，并且愿意在上述的范围内协商，就没有理由认为塞浦路斯问题在一九七八年不会得到永久解决。

我真希望这种精神会得到胜利，也希望在这次辩论之后，过去三年来不断进行的激烈争辩就告结束。

主席：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要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理事会十二月份主席。你决定亲自赶来纽约主持安理会的会议，这是很有意义的。你这样做，就是非常象征性地强调你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重视。我们本来盼望在磋商期间能借重你的智慧，你的丰富经验以及你的外交才能。不过，主席的更换造成程序的改变，与过去安理会开会讨论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任务期限时通常依循的程序不同。以我为例，直到今天下午四时三十分，距离任务期限届满只有七个半小时，主席才同我商量这项决议草案的案文。这种情形是以前没有的。

我要重申我们感激秘书长努力不懈地执行他的斡旋任务。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可以在这方面作出新的、有效的努力。

我们极度赞扬两位副秘书长厄克特先生和古耶先生以及联塞部队指挥官奎因少将努力履行他们任务。

(土耳其)

值得特别热烈赞扬的是即将辞职的秘书长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在担任特别代表的两年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在维持岛上的平静安宁方面和继续推动谈判过程方面的贡献，都是非常宝贵的。他有卓越的表现，具有杰出的外交手腕，既能够勤勉有效地处理最复杂难办的局势，又能够取得有关各方的信任。

主席先生，请准许我针对希腊代表的发言说几句话。希腊代表又一次指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干预是侵略，但土耳其的干预是根据《保障条约》的规定，而这个条约也经过希腊签字。希腊代表知道得很清楚，唯一可称为侵略的干预，是希腊政府在一九七四年发动军事突袭侵害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土耳其的干预就是合法对付那次的侵略。

我不想回答希腊代表话里其他歪曲事实和诬告之处。不过我必须说，这些话很使我吃惊，因为几天前土耳其与希腊两国外交部长还在布鲁塞尔会商，并重申他们支持继续谈判。希腊政府究竟是想认真谈判，还是只想口头说说而已？不管怎样，我们需要的是别再口是心非，这一回应该诚心诚意。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载于S/12463号文件的秘书长报告。这份报告针对当前塞浦路斯局势，替我们作出公平的判断。我们特别注意到，在报告审查期间，塞浦路斯的局势继续是平静的。秘书长上一次在六月提出的报告中也说局势平静。所以，显然塞浦路斯至今已有一年的平静。鉴于局势的不断改善，秘书长决定芬兰大队在十月底离开塞浦路斯后，不再填补。从秘书长的报告第73和74段所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财务情况看来，这种趋势的确是可喜的。

秘书长的报告第32段提到了联塞部队的移动自由受到限制，但他没有提到正在谈判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管辖领土内驻扎、部署和执行任务的安排。报告里没有提到曾经根据很久以前议定的内容换文。只要这种局势还继续存在，就很难判断用来确定上述限制的真正性质的标准。

(土耳其)

塞浦路斯的当前情况，驻在塞浦路斯北部的联塞部队的职责没有达成协议，联塞部队的帐目长期出现赤字，这些因素，对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中原来规定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有重大的影响。

我现在要说明土耳其政府对刚才通过的决议的立场。

序言部分第8段中不应该又提到“塞浦路斯政府”。我们对这一点已经一再说明我们的看法。这个政体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不存在，提到这个政体更会引起误解，因为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的纲领协定已经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两族的联邦共和国奠定了基础，并规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两个不同的行政当局实行合并。因此，刚才通过的决议，我们完全不能接受。

这个决议包括两个基本的执行因素。第一个是把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听到切里克部长向安理会表示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同意之后，也表示同意延长期限。不过应该注意到，切里克部长强调一九六四年规定联塞部队的任务需要审查，使其适应塞浦路斯的当前情况和这个问题新增的和缩减的因素。

决议的第二个重要的执行因素是重申秘书长在两族谈判中所负的斡旋任务。土耳其政府坚决支持这项任务，并在最近尽其所能，为恢复谈判过程创造有利的气氛。土耳其外交部长强调已经声明支持谈判，并表示相信时机到了，双方应该以建设性的和正面的态度，来处理存在的问题。他强调两族之间需要政治和解和互利的经济合作。土耳其政府于十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十四日宣布新近要从塞浦路斯撤退大量军队。最近一次还宣布土耳其准备按照最后解决的进展情况，进一步调整它在岛上驻军的人数。

假如有关各方都采取同样的作法，我们确信会出现一种有利的气氛促成有意义的和新的行动。

主席：对土耳其代表发言的第一部分，我保留到明天上午行使答辩权。

根据协商达成的协议，我们现在散会，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开会继续听取发言。

下午九时十五分散会